襄陽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襄陽耆舊記
又名：襄陽耆舊傳
作者：習鑿齒　晉

三國部分人物

卷一

宋玉

宋玉者，楚之鄢人也。故宜城有宋玉塚。始事屈原，原既放逐，求事楚王於[1]友景差。景差懼其勝己，言之於王，王以為小臣。玉讓其友，友曰：「夫姜、桂因地而生，不因地為辛；美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親。言子而得官者我也，官而不得意者子也。」玉曰：「若東郭俊）者，天下之狡兔也，日行九百里而卒不免韓盧之口。然在獵者耳。夫遙見而縱絏[2]耶？」友謝之，複言於王。
玉識音而善文[3]，襄王好樂而愛賦，既美其才，而憎之似[4]屈原也。乃謂之[1]曰：「子盍從楚之[1]俗，使楚人貴子之德乎？」對曰：「昔楚有善歌者，王其聞與？[1]始而曰《下裏》《巴人》，〈國中屬[5]而和之者數萬人；中而曰《陽阿》《采菱》〉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，既而曰《陽春》《白雪》，《朝日》《魚離》，國中屬而和之者不至十人；含商吐角，絕節[6]赴曲，國中屬而和之者不至三人矣。其曲彌高，其和彌寡也。」

習融

習融，襄陽人。有德行，不仕。

子鬱

子郁，字文通，為黃門侍郎。〈其為侍中時，從光武幸黎丘，拜大鴻臚；錄其前後功，〉封襄陽侯[7]。〈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。池邊有高堤，皆種竹及長楸，芙蓉覆水，是遊宴名處。當中築一釣台。將亡，敕其兒曰：「必葬我近魚池。」〉

王逸

王逸，字叔師，南郡宜城人。元初中，舉上計吏，為校書郎。累至侍中。著《楚詞章句》行於世。其賦、誄、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。作《漢詩》百二十三篇。子延壽。

王延壽

王延壽，字文考。作《靈光殿賦》。蔡邕亦造此賦，未成，及見甚奇之，遂輟翰。曾有奇夢，惡之，作《夢賦》以自勵。後溺死。

龐德公

龐德公，襄陽人。居峴山之南，〈沔水上。〉未嘗入城府。躬耕田里，夫妻相待如賓，〈休止則正巾端坐。〉琴書自娛，睹其貌者肅如也。

荊州牧劉表，數延請，不能屈。乃自往候之，謂公曰：「夫保全一身，孰若保全天下乎？」公笑曰：「鴻鵠巢於高林之上，暮而得所棲；龜黿穴於深泉之下，夕而得所宿。夫趨舍行止，亦人之巢穴也。但各得其棲宿而已，天下非所保也。」因[8]釋耕隴上，妻子耘於前。表指[9]而問曰：「先生苦居畎畝之間，而不肯當祿，然後世將何以遺子孫乎？」公曰：「世人皆遺之以危，今獨遺之以安。雖所遺不同，未為無所遺也。」表曰：「何謂？」公曰：「昔堯、舜舉海內授其臣，而無所執愛，委其子於草莽，而無矜色。丹朱、商均至愚下，得全首領以沒。禹、湯雖以四海為貴，遂以國私其親，使桀徙南巢、紂懸首周旗，而族受其獲。夫豈愚於丹朱、商均哉？其勢危故也。周公攝政天下，而殺其兄。向使周公兄弟食藜藿之羹，居蓬蒿之下，豈有若是之害哉！」表嘆息而去。

諸葛孔明每至公家，獨拜床下，德公殊不令止。司馬德操嘗造公，值公渡沔，祀先人墓。德操徑入其室上，呼德公妻子，使速[1]作黍，「徐元直向言，有客當來就我與公談論。」其妻子皆羅列，拜於堂下，奔走供設。須臾，德公還，直入相就，不知何者是客也。

德操小德公十歲，以兄事之，呼作龐公也。故世人遂謂「公」是德公名，非也。

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，託言採藥，因不知所在。

《先賢傳》云：「鄉里舊語，目諸葛孔明為臥龍，龐士元為鳳雛，司馬德操為水鏡，皆德公之題也。」

其子倦民，亦有令名，娶諸葛孔明小姊，為魏黃門吏部郎，早卒。子煥，字世文，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。去官還鄉里，〈居荊南白沙鄉。〉里人宗敬之，相語曰：「我家池裡龍來歸。」鄉里仰其德讓，少壯替代老者擔。

德公從子統

龐統字士元，少未有識者，惟德公重之，年十八，使謁德操。德操與語，自晝達夜，乃嘆息曰：「德公誠知人，此實盛德也。必南州冠冕。」由是顯名。

後先主訪世事於德操，德操[1]曰：「入生俗士，豈識時務？識時務者，在乎俊傑。此間由臥龍、鳳雛。」先主問為誰，曰：「諸葛孔明，龐士元也。」〈備後並用為軍師中郎將。〉

統[1]每稱詠，多過其才，時人怪而問之。統曰：「方今天下大亂，雅道陵遲，善人少而惡人多。方欲興風俗，長道業，若不美其談，則名聲不足慕。今拔十失五，猶得其半，而可以崇長世教，使有志者自勵，不亦可乎？」

吳將周瑜卒，統送喪至吳，吳人多聞其名，陸績、顧邵、全琮皆往。統曰：「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，顧子可謂弩牛能負重致遠也。」

初，先主領荊州，統以從事守耒陽令，在縣不治，免官。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：「龐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處治中、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耳。」先主大器之，以為治中從事。

勸先主入益州，先主向成都，所向輒中。於涪大會，曰：　　「今日之會可為樂矣。」。統曰：「伐人之國而以為樂，非仁者所為。」先主醉，怒曰：「武王伐紂，前歌後舞，非仁者乎？」

進圍雒縣，統率眾攻城，為矢所中，卒，年三十六。

統弟林婦習

龐林婦，同郡習禎妹。曹操之破荊州，林婦與林分鬲，守養弱女十有餘年。後林隨黃權降魏，始複集聚。魏文聞而賢之，賜牀帳、衣服，以顯其節義。

蔡瑁

蔡瑁，字德圭，襄陽人，性豪自喜。

少為魏武所親。劉琮之敗，武帝造其家，入瑁私室，呼[1]見其妻、子，謂瑁[1]曰：「德圭，故憶往昔共見梁孟星，孟星不見人時否？聞今在此，那的面[10]目見卿耶！」是時，瑁家在蔡洲上，屋宇甚好，四牆皆以青石結角。婢妾數百人，別業四五十處。

漢末，諸蔡最盛。蔡諷，妹適太尉張溫；長女為黃承彥妻；小女為劉景升後婦，瑁之妹也。瓚，字茂圭，為郿相，琰，字文圭，為巴郡太守，瑁同堂也。永嘉末，其子猶富，宗族甚強，共保於洲上，為草賊王[11]如所殺，一宗都盡，今無復姓蔡者。

瑁，劉表時為江夏、南郡、章[12]陵太守，鎮南將軍軍師。遂為[1]魏武從事中郎、司馬、長水校尉、漢陽亭侯。魏武雖以故舊待之，而為時人所賤，責其助劉琮，讒劉琦故也。

魏文作《典論》，以瑁成之，曰：「劉表長子曰琦，表始愛之，稱其類己。久之，為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[1]侄[13]，遂愛琮而惡琦。瑁及[14]外甥張允，並得幸於表，又睦於琮。琮有善，雖小必聞；有過，雖大必遮。蔡氏稱美於內，允、瑁誦德於外。愛憎由之，而琦益疏。乃出為江夏太守，監兵於外。瑁、允陰伺其過厥，隨而毀之。美無顯而不掩，厥無微而不露。於是忿怒之色日發，逍讓之言日至。而琮竟為嗣矣。故曰，『容刃生於身疏，積愛出於近習』，豈謂是邪！洩柳、申詳，無人乎穆公之側，不能安其身。君臣則然，父子亦猶是乎！」

後表疾病，琦慈孝，〈還省疾。〉瑁、允恐其見表，父子相感，更有託後之意，謂曰：「將軍令君撫臨江夏，為國東藩，其任至重。今釋眾而來，必見譴怒。傷親之歡[15]心

以增其疾，非孝敬也。」遂遏於戶外，使不相見，琦流涕而去，士民聞而傷焉。表卒琮竟嗣立，以侯印與琦。琦怒而投之，偽辭赴喪，有討瑁、允之意。會王師已臨其郊，琮舉州請罪，琦遂奔於江南。

楊慮

楊慮，字威方，襄陽人。少有德行，為沔南冠冕。州、郡禮重，諸公辟命，皆不能屈。年十七而夭。門徒數百人，宗其德範，號為「德行楊君」。

許汜

許汜[16]是慮同里人，少師慮，為魏武從事中郎。與[17]先主共[18]坐論陳元龍者，其人也。

楊儀

楊儀，字威公。為蜀相諸葛亮長史，加綏軍將軍。

亮出軍，儀常規畫分部，籌度糧穀，不稽思慮，斯須便了。軍戎節度，取辦於儀。亮深惜儀之才幹，憑魏延之驍勇，故常[19]恨二人之不平，不忍有所偏廢也。

建興[1]十二年，亮出屯谷口，卒於敵場。儀率[1]全軍而還，又討[20]誅[21]魏延，自以為功勳至大，當代亮。而方拜中軍師，無所統領，從容而已。遂大怨怒，謂費禕曰：「往者吾若舉軍就魏氏，寧當落度如此邪[1]！令人追悔不可更及。」

禕表其言，坐徙。儀复上書誹謗，詞旨激切，遂下郡收儀，自殺。

繁仲皇

繁仲皇，襄陽人，為青州刺史。自爾以來，雖無名德重位，世世作書生門戶。

習詢、習竺

習詢、習竺，才氣鋒爽。

習承業

習承業，博學有才鑑。歷江陽、汾山太守，都督龍鵠諸軍[1]事。

習藹

習藹，有威儀，善談論。

習珍

習珍，為零陵北部都尉，加裨將軍。

孫權殺關羽，諸縣響應。珍[1]欲保城不降，珍[1]弟宏曰：「驅甚崩之民，當乘勝之敵，甲不堅密，士不素精，難以成功。不如暫屈節於彼，然後立大效以報漢室也。」珍從之，乃陰約樊胄等舉兵，為權所破。珍舉七縣，自號邵陵太守，屯校夷界以事蜀。

孫權遣[1]潘濬討珍，所至皆下，唯珍所帥數百人登山。濬數書喻使降，不答。濬單將左右，自到山下，求其交語。珍遂謂曰：「我必為漢鬼，不為吳臣，不可逼也。」因引射瑞。濬還攻[22]，珍固守[1]月餘，糧、箭皆盡。珍謂群下[1]曰：「受漢厚恩，不得不報之以死。諸君何為者？」即仗劍自裁。

先主聞珍敗，為發喪，追賜邵陵太守。

弟宏在吳，凡有問，皆不答。[1]張邵伯難習[1]宏曰：「若亡國之大夫不可以訪事，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，則商之箕子當見捐於昔日，趙之廣武君無能振策於一世也。」

後賊發其漢末先人墓，掘習郁塚作炭灶，時人痛之。

珍子溫。

習溫

習溫，識度廣大。歷長沙、武昌太守，選曹尚書，廣州刺史。從容朝位三十年，不立名跡，不結權豪。飲酒一石乃醉。有別業在洛上，每休沐常宴其中。

長子宇，執法郎，曾取急歸，車乘道從甚盛。溫怒，杖之曰：「吾聞生於亂世，貴而能貧，始可以亡患，況復以侈靡競乎！」

潘濬見溫十數歲時，曰：「此兒名士，必為吾州里議主。」敕子弟與善。後果為荊州大公平。大公平，今之州都。

潘秘過，辭於溫，曰：「先君昔曰君侯當為州里議主，今果如其言。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？」溫曰：「無過於君也。」後秘為尚書僕射，先是，代溫為公平，甚得州里之譽。

黃承彥

黃承彥，高爽開朗，為沔南名士，謂孔明曰：「聞君擇婦；身有醜女，黃頭黑面，才堪相配。」孔明許焉，既載送之。時人以為笑樂，鄉里為之諺曰：「莫作孔明擇婦，正得阿承醜女！」

習禎

習禎，有風流，善談論。名亞龐統，而在馬良之右。子忠，亦有名。忠子隆，為步兵校尉，掌校秘書。

卷二

馬良

馬良，字季常，襄陽宜城人也。兄弟五人，並有才名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」良眉中有白毛，故以稱之。

先主領荊州，辟良為從事。諸葛入蜀，良與書曰：「雒城已拔，殆天祚也。兄應期贊世，配業光國，魄兆見矣。夫變用雅慮，審貴垂明，於以簡才，宜適其時。若乃和光悅遠，

邁德天壤，使時閒於聽，世服於道，齊高妙之音，正鄭、衛之聲，並利於事，無相奪倫，此乃管弦之至，牙、曠之調也。雖非鍾期，敢不擊賞！」亮聞之，以為知音，深器重之……

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。後遣使吳，修好於孫權。良謂亮曰：「今銜國命，協睦二家，幸為良介於孫將軍，可乎？」亮曰：「君試自為文。」良即為草曰：「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，以紹昆吾、豕韋之勳。其人吉士，荊楚之令，鮮于造次之華，而有克終之美。原降心存納，以慰將命。」

先主稱尊號，以為侍中。及東征吳，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，蠻夷渠帥皆受印號，咸如意指。會先主敗績於夷陵，良亦遇害。

子秉，為騎都尉。良弟諶。

馬謖

馬謖，字幼常。以荊州從事入蜀，歷綿竹、成都令、越雋太守。長八尺，才器過人，善與人交，好論軍計，亮深器異。先主臨崩，謂亮曰：「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也。」亮猶謂不然，以為參軍，每引見談論，自晝達夜。

建興三年，亮征南中，謖送之數十里。亮曰：「雖共謀之歷年，今可更惠良規。」謖對曰：「南中恃其險遠，不服久矣，雖今日破之，明日復反耳。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。彼知官勢內虛，其叛亦速。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，既非仁者之情，且又不可倉卒也。夫用兵之道，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，心戰為上，兵戰為下，原公服其心而已。」亮納其策，赦孟獲以服南方。故終亮之世，南方不敢復反。

建興六年，亮出軍向祁山，使謖統大眾向前，為魏將張郃所破，坐此下獄死，時年三十九。謖臨終，與亮書曰：「明公視謖猶子，謖視明公猶父，原深推殛鯀於羽之義，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，謖雖死，無恨於黃壤也。」於時，十萬之眾為之垂涕。亮自臨祭，待其遺孤若平生。

蔣琬後詣漢中，謂亮曰：「昔楚殺得臣，然後文公喜可知也。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，豈不惜乎！」亮流涕曰：「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是以楊乾亂法，魏絳

戮其僕。今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復廢法，何用討賊邪！」

楊顒

楊顒，字子昭，襄陽人也。入蜀，為巴郡太守、丞相亮主簿。

亮嘗自校簿書。顒直入諫曰：「為治有區分，則上下不可相侵。請為明公以家主喻之：今有人於此，使奴執耕種，婢主炊爨，雞主司晨，犬主吠盜，牛負重載，馬涉遠路，私業無曠，所求皆足，雍容高拱，飲食而已。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，不更付任，勞其體力，為此碎務，形疲神困，終無一成。豈其智之不如奴婢、雞犬哉？失為家主之法也。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，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。邴吉不問橫屍而憂牛喘，陳平不肯對錢穀，云自有主者。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。今明公為治，親自校簿書，流汗竟日，不亦勞乎！」亮謝之。

後嘗為東曹屬，典選舉。

及顒死，亮垂泣三日，與蔣琬書曰：「天奪吾楊顒，則朝中少損益矣。」

向朗

向朗，字巨達，襄陽宜城人也。少師事司馬德操，與徐元直、韓德高、龐士元皆親善。劉表以為臨沮長。

表卒，歸先主，為巴西、牂牁、房陵太守。及後主立，為步兵校尉、丞相長史。

朗素與馬謖善，謖既亡，知情不舉，遂因之免官。丞相亮卒後，徒左將軍，追論舊功，封顯明亭侯。

朗少時雖涉獵文學，然不治素檢，以吏能見稱。自去長史，優游無事垂二十年，乃更潛心典籍，孜孜不倦。年逾八十，猶手自校書，刊定謬誤，積聚篇卷，於時最多。開門接賓，誘納後進，但講論古義，不干時事，以是見稱。上自執政，下及童冠，皆敬重焉。

延禧十年卒，遺言戒子曰：「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。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，君臣和則國

家平，九族和則動得所求，靜得所安。是以聖人守和，以存以亡也。吾，楚國之小子耳，而早喪所天，為二兄所誘養，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。今但貧耳；貧非人之患也，惟和為貴，汝其勉之！」子條。

向條，字文豹，亦博學多識。嗣父爵，景耀中為御史中丞。入晉為江陽太守、南中軍司馬。

向寵

向寵，先主時為牙門將。秭歸之敗，寵營特全。後為中部督，典宿衛兵。

諸葛亮當北行，表與後主曰：「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。試用於昔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眾論舉寵為督。愚以為軍中之事悉以諮之，必能使行陳和睦，優劣得所。」

弟充。

向充

向充，歷射聲校尉、尚書。

諸葛亮初亡，所在各求為立廟，朝議以禮秩不聽，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。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，後主不從。向充時為中書郎，與步兵校尉習隆等共上表曰：「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，甘棠為之不伐；越王思范蠡之功，鑄金以存其像。自漢興以來，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。況亮德範遐邇，勳蓋季世，王室之不壞，實斯人是賴，而蒸嘗止於私門，廟像闕而莫立，使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述追在昔者也。今若盡順民心，則瀆而無典，建之京師，又逼宗廟，此聖懷所以惟疑也。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，立之於沔陽，以時賜祭，凡其親屬、故吏欲奉祠者，皆限至廟。斷其私祀，以崇王禮。」於是始從之。

魏咸熙元年六月，鎮西將軍衛瓘至成都，得璧、玉印各一枚，文似「成信」字，魏人宣示百官，藏於相國府。充聞之曰：「吾聞譙周之言：昔晉穆侯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師。師服曰：始兆亂矣，兄其替乎！後果如言。先帝諱備，其訓具也；後主諱禪，其訓授也，如言劉已具矣，當授與人也。今中撫軍名炎，而漢年極於炎興，瑞出成都，而藏之於相

國府，此殆天意也。」是歲，拜充為梓潼太守。明年十二月，晉武即尊位，炎興於是乎應焉。

廖化

廖化字元儉，本名淳，中盧人也。世為沔南冠族。

為關羽前將軍主簿，敗沒於吳。思向先主，乃詐死，因將老母晝夜西奔先主於秭歸。先主大悅，以為宜都太守。

後為亮參軍，稍遷至右車騎將軍、假節，領并州刺史，封中鄉侯，以果烈稱。官德與張翼齊，而在宗預之右。

咸熙元年春，內徙洛，道病卒。

董恢

董恢字休緒，襄陽人。事先主，為入蜀，宣信中郎。

費禕使吳，恢副之。孫權嘗大醉問禕曰：「楊儀、魏延，牧豎小人也。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，然既已任之，勢不得輕。若一朝無諸葛亮，必為禍亂矣。諸君憒憒，曾不知防慮於此，豈所謂貽厥孫謀乎？」禕愕然四顧視，不能答。恢曰：「儀、延之不協，起於私忿耳，無黯、韓難御之心也。今方掃除強寇，混一區夏，功以才成，業由才廣。若捨此不任，防其後患，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，非長計也。」權大笑樂。諸葛亮聞之，以為知言。還，未滿三日，辟為丞相府屬，遷巴郡太守。

先是，侍中董允等共期遊宴，而恢詣允修敬，即命解驂。

張悌

張悌，字巨先，襄陽人，少有名理。孫休時，為屯騎校尉。孫皓時，為丞相，封山都侯。

魏伐蜀，吳人問悌曰：「司馬氏得政以來，大難屢作，智力雖豐，而百姓未服也。今又

竭其資力，遠征巴蜀，兵勞民疲而不知卹，敗於不暇，何以能濟？昔夫差伐齊，非不克勝，所以危亡，不憂其本也，況彼之爭地乎！」悌曰：「不然。曹操雖功蓋中夏，威震四海，崇詐杖術，征伐無已，民畏其威，而不懷其德也。丕、叡承之，係以慘虐，內興宮室，外懼雄豪，東西馳驅，無歲獲安，彼之失民，為日久矣。司馬懿父子，自握其柄，累有大功，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，為之謀主而救其疾，民心歸之，亦已久矣。故淮南三叛，而腹心不擾，曹髦之死，四方不動，摧堅敵如折枯，盪異同如反掌，任賢使能，各盡其心，非智勇兼人，孰能如之？其威武張矣，本根固矣，群情服矣，奸計立矣。今蜀閹宦專朝，國無政令，而玩戎黷武，民勞卒弊，競於外利，修守備。彼強弱不同，智算亦勝，因危而伐，殆其克乎！若其不克，不過無功，終無退北之憂、覆軍之慮也，何為不可哉？昔楚劍利而秦昭懼，孟明用而晉人憂，彼之得志，故我之大患也。」吳人笑其言，而蜀果降於魏。

晉來伐吳，皓使悌督沈瑩、諸葛靚率眾三萬，渡江逆之。至牛渚，瑩曰：「晉治水軍於蜀久矣，今傾國大舉，萬里齊力，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。我上流諸軍，無有戒備，名將皆死，幼少當任，恐邊江諸城，盡莫能御也。晉之水軍，必至於此矣！宜畜眾力，待來一戰，若勝之日，江西自清，上方雖壞，可還取之。今渡江力戰，勝不可保，若或摧喪，則大事去矣。」悌曰：「吳之將亡，賢愚所知，非今日也。吾恐蜀兵來至此，眾心必駭懼，不可復整。今宜渡江，可用決戰力爭。若其喪敗，則同死社稷，無所复恨。若其克勝，則北敵奔走，兵勢萬倍，便當乘威南上，逆之中道，不憂不破也。若如子計，恐行散盡，相與坐待敵到，君臣俱降，無復一人死難者，不亦辱乎！」

遂渡江戰，吳軍大敗。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，使過迎悌，悌不肯去，靚自往牽之，謂曰：「巨先，天下存亡有大數，豈卿一人所知，如何故自取死為？」悌垂涕曰：「仲思，今日是我死日也。且我作兒童時，便為卿家丞相所拔，常恐不得其死，負名賢知顧。今以身徇社稷，復何遁邪？莫牽曳之如是。」靚流涕放之，去百餘步，已見為晉軍所殺。

李衡

李衡，字叔平，襄陽卒家子也，漢末入吳，為武昌庶民。聞羊道有人物之鑑，往乾之。道曰：「多事之世，尚書劇曹郎才也。」習竺以女英習配之。

是時，校事呂壹操弄權柄，大臣畏逼，莫有敢言，道曰：「非李衡無能困之者。」遂共薦為郎。權引見，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，權有愧色。數月，壹被誅，而衡大見顯擢。

後常為諸葛恪司馬，幹恪府事。恪被誅，求為丹楊太守。時孫休在郡治，衡數以法繩之。英習每諫曰：「賤而臨貴，疏而間親，取禍之道！」衡不從。會休立，衡從門入，英習逆問曰：「何故有懼色？瑯琊王立耶？」衡曰：「然。不用卿言，以至於此。」遂白其家客欲奔走魏。英習固諫曰：「不可！君本庶民耳，先帝相拔過重。既數作無禮，而不遠慮，又復逆自猜嫌，逃叛求活，以此北歸，何面見中國人乎？」衡曰：「計何所出？」英習曰：「琅邪王素好善慕名，博學深廣，多見以德抱怨之義。今初立，方欲自顯於天下，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。君意自不了者，可自囚詣獄，表列前失，顯求受罪。如此，乃當逆見優饒，非但直活而已。」衡從之。果下令曰：「丹楊太守李衡，以往事之嫌，自拘有司。夫射鉤、斬磔，在古為忠。遣衡還郡，勿令自疑。」加威遠將軍，援以棨戟。

衡每欲治家，英習不聽。後密遣客十人，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，種柑桔千株。臨死，敕兒曰：「汝母每惡我治家，故窮如是。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，歲上一匹絹，亦可足用耳。」衡亡後二十於日，兒以白母，母曰：「此當是種柑桔也，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，必汝父遣為宅。汝父恆稱太史公言，『江陵千樹桔，當封君家』。吾答曰：『士患無德義，不患不富，若貴而能貧，方好爾。用此何為！』」吳末，衡柑桔成，歲得絹數千匹，家道富足。晉咸康中，其宅址枯樹猶在。

胡宜

胡宜，字叔方，為江夏、南郡太守。

清勵有節，妻不衣帛。魏朝以其清班示天下。

王昌

王昌，字公伯，為東平相、散騎常侍。早卒。婦是任城王曹子文女。昌弟式，字公儀，為度遼將軍，婦是尚書令桓階女。

昌母聰明有典教。二婦入門，皆令變服下車，不得逾侈。後階子嘉尚魏主，主欲金縷衣見式婦，嘉止之曰：「其嫗嚴固，不聽，莫爾！不須持往，犯人家法。」

羅憲

羅憲，字令則，襄陽人也。父蒙，避亂於蜀，官至廣漢太守。

憲少以才學知名，年十三能屬文。師事譙周，周門人稱為子貢。性方亮嚴整，待士無倦，輕財好施，不營產業。後主立太子，為太子舍人，遷庶子、尚書吏部郎，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，吳人稱美焉。時黃皓預政，眾多附之，憲獨不與同，皓恚，左遷巴東太守。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，為領軍，後主拜憲領軍，為宇副貳。魏之伐蜀，召宇西還，留宇二千人，令憲守永安城。尋聞成都敗，城中擾動，江邊長吏皆棄城走，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，百姓乃安。得後主委質問至，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。吳聞蜀敗，起兵西上，外托救援，內欲襲憲。憲曰：「本朝傾覆，吳為脣齒，不恤我難，而徼其利，背盟違約。且漢已亡，吳何得久，寧能為吳降虜乎！」於是繕甲完聚，告誓將士，厲以節義，莫不用命。吳聞鐘、鄧敗，百城無主，有兼蜀之志，而巴東固守，兵不得過。吳使步協率眾而西。憲臨江拒射，不能禦，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，告急安東將軍陳騫，又送文武印綬詣晉王。協攻城，憲出與戰，大破其軍。孫休怒，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。被攻凡六月日，而救援不到，城中疾疫大半。或勸南出牂牁，北奔上庸，可以保全。憲曰：「夫為人主，百姓所仰，危不能安，急而棄之，君子不為也。畢命於此矣！」陳騫言於晉王，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，抗等引退。晉王即委前任，拜憲陵江將軍，封萬年亭侯。會武陵四縣舉眾叛吳，以憲為武陵太守、巴東監軍。

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。憲遣妻子居洛陽，武帝以其子襲為給事中。三年冬，入朝，進位冠軍將軍、假節。四年三月，從帝宴於華林園，詔問蜀大臣子弟，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，憲薦蜀郡常忌、杜軫、壽良、巴西陳壽、南郡高軌、南陽呂雅、許國、江夏費恭、琅邪諸葛京、汝南陳裕。即皆敘用，咸顯於世。憲還，襲取吳之巫城，因上伐吳之策。六年薨，贈安南將軍，謚曰烈侯。

子襲，以凌江將軍領部曲，早卒，追贈廣漢太守。襲子徽，順陽內史，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。兄子尚。

羅尚

羅尚，太康末，為右丞。[是]時，左丞處事失武帝意，[帝]大怒，欲案入重罪。事連尚，
於是尚為坐受杖一百，時論美之。

[後]為平西將軍、益州刺史。[時李特起於蜀。尚]（性）貪[而]少斷，[付任失所，遂至大敗。]蜀人[不堪其徵求，數萬人共詣太傅東海王，]言[之]曰：“尚之所愛，非（奸）

[邪]則佞；尚之所憎，非忠則（賢）[直]。富擬魯、衞，家成市（裏）[廛]；貪如虎狼，無複極已。”[又謠曰：]“蜀賊尚可，羅尚殺我；平西將軍，（皮使）[反更]為禍！”（時李特起於蜀。）[特]攻尚於成都，尚破之，斬李特。特子雄僭號於（鄲成）[郫城]。尚卒，雄遂據有蜀土。

蒯欽

蒯欽。

初，惠帝卽位，兒童謠曰：“兩火沒地，哀哉秋蘭，歸（刑）[形]街郵，終為人歎。”又河內溫縣有人如狂，造書曰：“光光文長，以戟為墻，毒藥卽行，（刀）[刃]還自傷。”楊濟問欽，欽垂泣曰：“皇太后（諱）[字]‘季蘭’；‘兩火’，武皇帝諱‘炎’字也。”此言武皇崩而太后失尊，罹大禍辱，終始不以道，不得附山陵，乃歸於非所也。及楊太后之見滅，葬於街郵亭，皆如其言。

欽從祖祺婦，卽諸葛孔明之大姊也。

習鍛

習鍛，為臨湘令、山簡征南功曹。蒞官擧大綱而已，不拘文法。時人號為“習新婦”。

（鄧攸）

（鄧攸，為吳郡太守，刑政清簡。後稱疾去職，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，不得進。攸乃少停，夜中發去。吳人歌之曰：“紈如打五鼓，雞鳴天欲曙。鄧侯挽不留，謝令推不去。”）

黃穆

黃穆，字伯開。博學，養門徒。為山陽太守，有德政，致甘露、白兔、神雀、白鳩之瑞。弟奐，字仲開，為武陵太守，貪穢無行，[朝廷以黃受代之]。武陵人歌曰：“天有冬夏，人有二黃。”言不同也。

（大中正）

（晉朝以江表始通，人物未悉，使江南別立大中正。）

韓系伯

齊韓系伯，襄陽人也。事父母謹[孝]。

[襄陽土俗，]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為志，系伯以桑枝蔭妨他地，遷數尺。鄰畔隨複侵之，系伯輒更改種。鄰人慚愧，還所侵地，躬往謝之。

郭祖深

梁郭祖深，襄陽人也。武帝溺情內教，朝政縱弛。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。

蔡道貴

齊蔡道貴，襄陽人。拳勇秀出，當時以比關羽、張飛。

魚弘

梁魚弘，襄陽人。白皙，美姿容。凡五為太守，卒。

尹怦

唐尹怦父嗣宗，居喪逾禮。（子）怦侍養彌篤；父卒，廬墓，墓產紫芝。子恭先、孫仁恕，皆有孝行，俱被旌表。於是一門四闕。

辛宣仲

辛宣仲居士截竹為罌以酌酒，曰：“吾性甚愛竹及酒，欲令二物幷耳。”

卷三

鹿門山

鹿門山，舊名蘇嶺山。建武中，襄陽侯習鬱立神祠於山，刻二石鹿，夾神道口。俗因謂之“鹿門廟”，遂以廟名山也。
習鬱為侍中時，從光武幸黎丘，與光武同夢見蘇嶺山神。光武嘉之，拜大鴻臚，錄其前後功，封襄陽侯，使立蘇嶺之祠。

中廬山

中廬侯國，古盧戎也。縣西山中，有一[地]道。漢時，常有（馬）數百匹[馬]出其中。馬形皆小，形似巴、滇馬。
三國時，陸遜攻襄陽，又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[出]。遜載還建業。蜀使來，有五部兵家滇池者，識其馬色，云“亡父所乘”，對之流涕。

峴山

[襄陽城，峴山亙其南。]
（襄陽）峴山南八百步，西下道百步，有習家魚池。漢侍中習鬱，依范蠡養魚法，中築一釣台。將亡，敕其兒曰：“必葬我近魚池。”池邊有高堤，皆種竹及長楸，芙蓉覆水，是遊宴名處。山季倫每遊此，未嘗不大醉而還，恒曰：“此我高陽池也。”
峴山下漢水中，（多）[出]鰁魚，肥美。嘗禁人採捕，以槎頭斷水，謂之“槎頭鰁”。[宋張敬兒為刺史，齊高帝求此魚，敬兒作（陸艫）[六櫓]船置魚而獻曰：“奉槎頭縮項鰁魚一千六百頭。”]

萬山

萬山北[隔]（鬲）[沔]（漢）水，父老相傳，卽交甫見遊女弄珠之處。

荊山

荊山，有石室，相傳[云]卞和宅也。

薤山

（襄）[築]陽縣薤山，山上有竹，三年生一筍，筍成竹死，代謝如春秋焉。

石樑山

襄陽石樑山，起白云則雨，黃云則風，黑云則蠻多病。

冠蓋山

冠蓋山，漢末嘗有四郡守、七都尉、二卿、兩侍中，朱軒（冠）[高]蓋會山下。因名“冠蓋山”，裏曰“冠蓋裏”。

濁水

楚王至鄧之濁水，去襄陽二十裏。

沔水

檀溪

襄陽[城]本楚之[下]邑也，檀溪帶其西，（峴山亙其南，為楚國之北津也。楚有二津，謂：從襄陽渡沔，自南陽界，出方城關是也，通周、鄭、晉、衞之道；其東，則從漢津渡江夏，出平皋關是也，通陳、蔡、齊、宋之道）。

馬仁陂

馬仁陂，在（沘）[比]陽縣南五十裏，蓋地百頃。其所周溉田萬頃。隨年變種，境無儉歲。[陂水三周其隍。]

望楚山

望楚山有三名。一名馬鞍山，一名（災）[筴]山。
宋元嘉中，武陵王駿為刺史，屢登之。鄙其舊名；[南]望[鄢、]郢（山），因改為望楚山。後遂龍飛，是[為]孝武。[所]望之處，時人號為鳳嶺。高處有三（墱）[墩]，卽劉弘、山簡九日宴賞之所也。

三公峰

岑山東三峰名“三公”，西九山名“九卿”，次山名“主簿”。

巫山

赤帝女曰瑤姬，未行而卒，葬於巫山之陽，故曰巫山之女。楚懷王游於高唐，晝寢，夢見與神通，自稱巫山之女。王因幸之。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，號為“朝云”。至襄王時，複游高唐。
楚襄王與宋玉遊於云夢之野，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。望“朝云”之館，上有云氣，崒乎眞上，忽而改容，須臾之閑，變化無窮。王問宋玉曰：“此何氣也？”對曰：“昔者先王游於高唐，怠而晝寢。夢一婦人，暖乎若云，煥乎若星，將行未至，如漂如停。詳而

視之，西子之形。王悅而問焉。曰：‘我帝之季女也，名曰瑤姬。未行而亡，封於巫山之台。精魂依草，實為（莖）[靈]芝，媚而服焉，則與夢期。所（為）[謂]巫山之女，高唐之姬。聞君游於高唐，願薦枕席。’王因而幸之。”

夏水

楚王好田獵之事，揚鑣馳[逐]乎華容之下，射鴻乎夏水之濱。

卷四

北津

襄[陽]城，本[楚之下邑；檀溪帶其西，峴山亙其南，]楚（國）之北津[也]。
[楚有二津，謂：從襄陽渡沔，自南陽界出方城關是也，通周、鄭、晉、衞之道；其東，則從漢津渡[漢，經]江夏出[平]皋關是也，通陳、蔡、齊、宋之道。]

戰地

劉表嗣子北降，襄陽、[沔]（〓）北為戰伐之地。自羊公鎮此，吳不復入。晉[安西]（大）將軍庾翼將謀北伐，遂鎮襄陽。

相中

[吳時，朱然[圍樊，]諸葛瑾（、萬彧）從沮中尋山險道[北]出相中。]“相”，音如租稅之“租”。
相中在上黃[西]界，去襄陽[城]一百五十裏。魏時，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家屯此，分佈在中盧、宜城西山鄢、沔二穀中。土地平敞，宜桑麻，有水陸良田，沔南之膏腴沃壤，謂之“相中”。

松子亭

蔡陽侯國有松子亭，下有神陂，中多魚，人捕不可得。《南都賦》所稱。

牽羊壇

襄陽有壇號“牽羊壇”。[舊傳，]刺史初至，必牽一羊詣壇繞之，以其遭數驗治州之年。（晉）[宋]文帝為刺史，羊行六遭不止，[強止之；]果八年而[後]遷。

活國城

山都縣活國城，臨沔水有大石激。宅欲為水所毀。其人五女皆大富，共斂錢作[激，全]其家宅。
（初）[又有]狠子[者]，家貲萬金，而自少不從父命。父臨終，意欲葬山上，恐兒不從，曰：“葬我，著渚下石磧上。”狠子曰：“我從來不奉教，今當從此一語。”遂散盡家財，作石（像）塚，積土[繞]（遶）之，[成]一洲，長數百步。元康中，始為水所壞。今塚石皆如半榻許，數百枚聚水中。狠子是前漢時人，[家在（山）[其]東五女（徼）[激]]。

樂宅戍

南陽城南九十裏，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。
廣，字彥輔，善清言，見重當時。成都王，廣女婿。長沙王猜之。廣曰：“甯以一女而易五男！”猶疑之。終以憂殞。
其故居，今置戍，因以為名。

張平子碑

張平子碑，是崔瑗之詞。夏侯孝若為郡，薄其文，復刊碑陰為銘。

三公城

宛城南三十裏，有一城，甚卑小，相承名“三公城”。

諸葛女郎墓

襄陽城南，邊大道有諸葛女郎墓者，是諸葛仲茂女也。年十三、[四]亡，茂婦憐之，不

能自遠，故近城葬之，日日往哭。

秦頡塚

秦頡者，字初起。頡之南陽，過宜城。中一家，東向大道。住車視之曰：“ 此居處可作塚。 ”後喪還，至此（處）[住]（住）[處]，車不肯前。故吏為市此宅葬之。今宜城城中大塚，前有二碑是也。

熨斗陂

宜城縣東北角有熨斗陂。

木蘭橋

木蘭橋者，今之豬蘭橋是也。
劉[和季]（季和）以此橋近荻，有蕺菜，於橋東大養豬。襄陽太守皮府君曰：“ 作此，豬*臭，當易名作‘ 豬蘭橋 ’耳，莫複云‘ 木蘭橋 ’也。 ”初如戲[之]（言），而百姓遂易其名。

黎丘

秦豐，黎丘鄉人。黎丘，楚地，故稱楚黎王。[田戎號周成王，陳義稱臨江王。]

呼鷹台

劉表為荊州刺史，築呼鷹台，作《野鷹來》曲。

楚王塚

齊建元中，盜發楚王塚，獲玉鏡、玉履；又得古書青糸簡編。

卷五

胡烈

胡烈，字武賢。咸熙元年，為荊州刺史。有惠化，補缺堤，民賴其利。銘石曰：“美哉明後，雋哲惟嶷。陶廣乾坤，周、孔是則。我武播揚，威振遐域。[譬春之陽，如冬之日。耕者讓畔，百姓豐溢。惟我胡父，恩惠難置。”]

羊祜

羊祜，字叔子。武帝將有滅吳之志，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，率營兵出鎮南夏。開設庠序，綏懷遠近，甚得江漢之心；與吳[人]開布大信。及卒，南州人征市[日]（得）聞祜喪，莫不號慟，罷市，巷哭者聲相接。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。其仁德所感如此。
祜樂山水，每風景，必造峴山，置酒談詠，終日不倦。[嘗]（常）慨然歎息，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：“自有宇宙，便有此山。由來賢達勝士，登此遠望，如我與卿者多矣！皆湮滅無聞，使人悲傷。如百歲後有知，魂魄猶應登此也。”湛曰：“公德冠四海，道嗣前哲，令聞令望，必與此山俱傳。至若湛輩，乃當如公言耳。”
祜卒後，襄陽百姓於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，歲時饗祭焉。望其碑者，莫不流涕，杜預因名為“墮淚碑”。碑[文]蜀人李安所撰。安一名‘興’，初為荊州諸葛亮宅碣，其文善；及羊公卒，碑[文]又工，[時]人始服其才也。
[楊世安同記室主簿讀祜碑迄，乃長歎曰：“大丈夫在在當立名。吾雖不敏，豈獨無意！”自爾為政，務存寬簡。荊州人為祜諱名，屋室皆以‘門’為稱，改戶曹為“辭曹”。]

杜預

杜預，字元凱。為鎮南大將軍，都督荊州諸軍事。修立泮宮，江漢懷德，化被萬里。修召信臣遺跡，激用湼、淯諸水，浸原田萬餘頃，分疆刊石，使有定分，公私同利。眾庶賴之，號曰‘杜父’。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，北無通路。又巴丘湖，沅、湘之會，表裏山川，實為險固，荊蠻之所恃也。預乃開楊口，起下水達巴陵千餘裏，內瀉長江之險，外通零、桂之漕。南人歌之曰：“後世無叛由杜翁。”
預好留後世名，常言“高岸為穀，深谷為陵”，刻石為二碑，記其勳績，一沉萬山之下，一（立）[沉]峴山之（上）[下]，曰：“焉知此後不為陵穀乎！”[其沉碑，今天色晴明，漁人常見此碑於水中也。]

山簡

山簡，字季倫，司[徒]（空）濤子。永嘉三年，出為征南將軍，都督荊、湘、交、廣四州諸軍事，假節，鎮襄陽。
於時四方寇亂，天下分崩，王威不振，朝野危懼。簡優遊卒歲，唯酒是耽。諸習氏，荊土豪族，有佳園池。簡每出嬉遊，多之池上，置酒輒醉，曰：“此我高陽池也！”有童兒歌曰：“山公出何許？往至高陽池。日夕倒載歸，酩酊無所知。時時能騎馬，倒著白接䍦。舉鞭問葛強：‘何如幷州兒？’”強家在幷州，簡愛將也。
時樂府伶人避難，多奔沔漢。燕會之日，寮佐或勸奏之，簡曰：‘社稷傾覆，不能匡救，有晉之罪人也，何作樂之有？’因流涕慷慨，坐者皆愧焉。

（李重）

（李重，字茂（魯）[曾]，為襄陽太守。崇教化，修學宮，表獨行，拔賢能。清簡無匹，正身率下；二年彈黜四縣。）

劉弘

劉弘，字和季，沛國相人也。[太]（大）安中，張昌作亂，轉使持節、南蠻校尉、荊州刺史，討昌斬之，悉降其眾。時荊部守宰多缺，弘請補選，帝從之。弘乃敘功銓德，隨才補授，甚為論者所稱。勸課農桑，寬刑省賦，歲用有年，百姓愛悅。
弘嘗夜起，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，遂呼省之。兵過六十，羸疾無嗣，弘湣之，乃譴罰主者，遂給韋袍、複帽，轉以相付。舊制，峴、萬二山澤中，不聽百姓捕魚，弘下教曰：“《禮》：‘名山大澤不封’，與共其利。今公私幷兼，百姓無複厝手地，當何謂耶？速改此法！”
時天下大亂，弘專督江漢，威行南服，每有興廢，手書守、相，丁寧款密。所以人皆感悅，爭赴之。咸曰：“得劉公一紙書，賢於十部從事。”卒於襄陽，士女嗟痛，如喪所親。父老追思弘，雖《甘棠》之詠召伯，無以過也。
性愛香，上廁常置香爐。主簿張[坦]（垣）曰：“人名公作俗人，眞不虛也。”和季曰：“荀令君至人家，坐席三日香。我何如令君？君何惡我愛好也。”[坦]（垣）曰：“古有好婦人，[患]（惠）而捧心嚬眉，見者皆以為好；其鄰醜婦法之，見者便走。公欲使下官退走耶？”
[季和大笑，以是知坦。]
皮初，劉弘牙門將。弘討張昌，初為都戰帥，忠勇冠軍。漢沔肅清，初等之功也。弘表

初為襄陽太守。朝廷以初雖有功，襄陽名郡，乃以弘婿夏侯陟為守。弘曰：“若必姻親可用，荊州十郡，安得十婿？”乃表陟姻親，不得相監，初勳宜見酬。詔聽之。

桓宣

桓宣，監沔中諸軍事。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。陶侃使其子與宣俱攻樊城，拔之。敬懼，遁走。宣遂平襄陽，侃使宣鎮之。招懷初附，勸課農桑，簡刑罰，略威儀，或載鋤耒於軺軒，或親藝獲於隴畝。十餘年閑，綏撫僑寓，甚有稱績。

鄧遐

鄧遐，字應遠。勇力絕人，氣蓋當時。時人方之樊噲。治郡號為名將。
為襄陽太守，城北沔水中有蛟，常為人害，遐遂拔劍入水。蛟繞其足，遐揮劍截蛟，流血，江水為之俱赤。因名曰“斬蛟渚”，亦謂之“斬蛟津”。

朱序

朱序，字次倫，義陽人。（甯康）[太元]初，拜使持節、監沔中諸軍事、南中郎將，鎮襄陽。
（符）[苻]丕圍序，序母韓自登城覆行。謂西北角當先受弊，領百餘婢幷城中女丁，於其角斜築二十餘丈。賊攻西北，潰，便固新城。襄人謂之“夫人城”。
序累戰破賊。守備少懈，序陷於苻堅。後堅敗，得歸。拜征虜將軍，複還襄陽。太元十八年卒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^ 1.00 1.01 1.02 1.03 1.04 1.05 1.06 1.07 1.08 1.09 1.10 1.11 1.12 1.13 1.14 1.15 1.16 1.17 1.18 1.19 1.20 1.21 原本缺刻

↑ 原本「泄」

↑ 原本「友」

↑ 原本「仍」

↑ 原本「唱」

↑ 原本「倫」

↑ 原本「公」

↑ 原本「每」

↑ 原本「詣」

↑ 原本「百」

↑ 原本「張」

↑ 原本「竟」

↑ 原本「子」

↑ 原本「又」

↑ 原本「歎」

↑ 原本「洗」

↑ 原本「事」

↑ 原本「昔」

↑ 原本「嘗」

↑ 原本「誅」

↑ 原本「討」

↑ 原本「共」